



太平洋時代與遠東關係之演變

周子亞

每一個時代的國際政局，必然有一個中心，假如我們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國際政局的中心放在歐洲，那麼大戰以後這中心已有逐漸移到太平洋方面的趨勢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史學家波爾（Baell）所稱的「太平洋時代」於焉開始。

實際上太平洋時代的開始並不始自今日，有三種重要的事實，揭開這太平洋關係的序幕：一為中國的門戶為列強所叩開；二為日本的崛起；三為美國的西進運動逐漸向遠東推移。為要明白太平洋時代的全貌，必先對這些事實作一簡單的回顧。

先說中國如何為列強叩開。守住閉關政策的老大中國，終於一八四〇年為義律（Captain Charles Elliot）之流的英國人率領大小軍艦十餘艘陸軍二千餘人所擊破，這也是歷史的必然命運（英援軍隨後始到，亦不過軍艦三十餘艘陸軍一萬人），自此以後，中國外強中乾，充分暴露，歐洲國家羣來覬覦，繼鴉片戰爭之後，有英法聯軍之役，中法之役，甲午之役，而至於八國聯軍，當其時，中國很有被瓜分之可能，不

過反因覬覦者多，互不相下，總算救了殘弱的中國。遠東舞台的鏡頭換了不知多少個，而中國殘弱的命始終保持着，每一個鏡頭更換幾個主角，而為其配角的老是中國，英法主演於初，日俄繼起於後，美國急起直追，蘇聯蛻變而出，而為其演出之場所者，便是中國。在其間，中國也曾有數次自救運動，辛亥革命打倒了滿清的暴政，國民革命推翻了軍閥的壓迫，八一三全面抗戰排除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，然而每一次的企圖與作為，均不徹底，沉下去的渣子不多時又會浮現出來，另外又加了些新渣子，更表現在混濁之中，試問今日的中國，與五十年一百年前本質上究有多少的區別？

中國為列強叩開以後，露出衰弱的現象，相反地日本亦為列強所叩開（一八五三年美提督皮雷（Commodore Perry）率艦強迫日本開港，結果兩國於一八五五年締結神奈川條約），但是美艦叩日關之舉，卻喚醒了日本的自覺，促進了日本的強大，日本一強，數典忘祖，拋棄了東方的王道精神，一味地學着西歐的霸道。她的興起，掀動了太平

洋的波瀾，從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起，一直到一九四一年的太平洋戰爭止，日本是這舞台上每幕必爭每爭必烈的第一個兇惡角色，在其間，國際有過幾次重要會議和重要公約，如一九一九年的巴黎會議，一九二二年的華府會議，一九二八年的非戰公約，日本均置身其間，每一次的綏靖，約束不了日本的狂妄野心，終使世界風波起導於太平洋，狂浪掀天地殃及全球。

組成太平洋鏡頭的第三種背境的，是美國的向西運動（Westwards），美國的發展，西進爲其自然的趨勢，從十三州而四十八州，再加上阿拉斯加（Alaska）（現在成爲四十九州），便是一種西行的歷史。一八六九年美國第一條橫貫大陸的自奧馬哈（Omaha）至舊金山的中部與聯合太平洋鐵道（Central and Union Pacific），乃是這段西行的一部重要的插曲，到她的國力從大西洋的西岸至太平洋的東岸以後，美國再開始越海而進，她的海上長征卻很奇巧地成於一舉，那便是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戰爭，美國的長足插入到了太平洋的中心，得夏威夷，取關島（Guam），獲菲律賓，次年又佔威克島（Wake），儼然成爲太平洋的重要角色。日美的衝突，在那時已種下根苗，同一年，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發布對華門戶開放政策，這便是美國對日本企圖用武力獨佔中國所發出的第一次警告。

以上所言，歸納起來，一爲中國衰弱的畢露，二爲日本的崛起和強梁，三爲美國不斷的向西推進，合成了日美戰爭以前太平洋舞台的一

幅全景，中國極端的弱與日本驕悍的強，是這幅佈景的兩大顯著寫照，由東來的美國，最初採取旁觀政策，終因日本的侵略妨礙了他西進的趨向，於是不能不戰。這一戰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開始，給結束了太平洋舞台的前半部戲，而展開了後半部，真正的太平洋時代於是開始。

天下大事，層出不窮。太平洋舞台日本的沒落，卻引起了另一個角色的興起，那便是西北方的蘇聯。遠在帝俄時代俄國已圖東進，日本強盛時代，俄國一度成爲日本的勁敵。自從俄國革命成功蘇聯政府成立，蘇聯宣布改變國策，但等到國力漸漸充實以後，對於太平洋岸又起舊夢重圓的心思。美國懂得蘇聯這種心理，也明曉得戰後的太平洋將爲美蘇兩國針鋒之所，所以在雅爾達協定中，不惜犧牲中國重大利益，對蘇聯作若干讓步，以求在遠東方面美蘇可以實現一種平衡的關係。可是協定以後迭起的事變，使這種平衡仍然只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。

近十五年的蘇聯遠東政策，十分暗晦不明，九一八事變時，至少在道義上蘇聯是同情中國的一個，但是到一九三三年，蘇聯違反兩次對華宣言（一九一九與一九二四）的精神，把中東出售給偽滿，一九三五年起因邊界及漁業糾紛，與日本又起齟齬，及至中國抗戰開始，從道義上轉而在物資上給與中國援助，中蘇互不侵犯協定與中蘇商約先後訂立，這是中蘇關係最友善的時期。但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蘇聯突然與日本訂立中立條約，她一面幫助中國，一面又與日本周旋，這態度

直到雅爾達會議後才急轉直下，俄國在遠東的地位恢復到了一九〇四年的前夕，只是競爭的對象換了一國，美國代替日本而成爲了她的勁敵。

美國對中國一向採取兩種政策，一爲中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及主權之不可侵犯，二爲對中國內政的不干涉，因爲美國信守這兩個原則，故而中美邦交向稱友善，但在第二次世界戰爭結束以後，美國對於這兩個基本原則，開始有轉變的跡象，至少對於原則，發生了不同的解釋。抗戰後中美友善關係之發生退步的現象，主要的原因即由此而起。

中國夾在美蘇兩強之中，正如波濤洶湧中的一隻孤舟，比起十八年以前五四前夕的情形來，實在還要危險得多。其時，戰場不在中國，中國的經濟生活沒有受到波動，外交上有一個日本作爲着眼點，只要在列強之間運用得好，還可有所作爲，而今戰場曾在中國，人民的生活顛沛流離，與當年相較，不可同日而語。外交上已面處於一個強權政治的局面，其構成分子非爲往日的數強，而爲今日的兩大強，強國多，縱有問題，彼此間猶有緩衝餘地，兩強局面一經出現，彼此必得合作，否則戰爭便有產生的可能。在這種局面下，中國的外交立場是很困難的。中國戰後外交處處唯美國馬首是瞻，討好了美國，自非蘇聯所喜，反之，採取親蘇的政策，又決非美國所能容忍。美國與蘇聯的猜忌，尚可因權力的均衡而不致惡化，而中國呢，除非中國統一自強，不依賴別人，很難獲得與蘇聯修好去隙的機會。

這是太平洋目前的景色。不過我們還忘記敘述另一位重要角色，這個角色就是英國。英國最早與中國發生孽緣，她在遠東拖着一根尾巴，不希望中國太強大，但也不希望中國消滅，而只希望中國弱。中國弱，她不但可使尾巴安穩，而且可以獲得很多的好處，看目前香港的繁榮，即一很好的說明。對於整個遠東，英國慣用均勢政策，當年俄國想東進，她拉住日本來牽制，目的就在造成一個均勢，現在經過兩次大戰，創深痛鉅的英國雖無控制美蘇的能力，但是美蘇的對立，正中英國下懷，美蘇對立而不戰，是英國的機會，她可以希望緩和帝國瓦解的過程。假如說這次戰爭中，美國打的是贏仗，蘇聯打的是硬仗，那麼英國打的便是苦仗，最需要休息的還是英國。這是戰後英國在遠東的形勢與心理。至於法國也同樣的想在越南盤踞，然而法國用的還是舊的一套的炮艦政策 (Gunboat Policy)，不足評述。荷蘭與荷印訂有停戰協定，然而還在作最後的掙扎。英、法、荷不論如何掙扎，亞洲民族的獨立運動是無法阻撓的。這是亞洲西南角的情形，是一幅舊日的帝國主義與被統治的人民的清算，這清算從表面上看似與美蘇的對立無關，但是假如英國不能恢復其戰前的地位，或則成爲美蘇之間的折衝者，那麼這運動遲早會牽連到美蘇身上。

展望亞洲東北角，則除了中國的東北以後，還有兩處是美蘇爭鬥暗鬪的場所：一處是朝鮮，朝鮮在名義上是從日本的羽翼下解放了，然而事實上已劃分爲二，受着美蘇的管治。如何統一朝鮮與如何解決德

國問題可說是有大同小異的困難。第二是日本、美國實際上獨自把持着日本，在蘇聯自然不高興，而且照美國占領日本後的措置，美國正在積極扶持日本，以日制蘇，很可能是美國對未來遠東局勢之發展中所用的一着棋子，不幸而如此，則中國的前途更屬不堪設想。

以上簡單地把太平洋舞台的全貌介紹於讀者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這舞台上流着很多人的血，然而血未流夠，下次戰爭一起，血淋淋的

情況更難想像。唯一自救之道，是要亞洲人自己覺悟，不依靠任何外力，統一自主，美蘇有意於世界和平，也應該各自把前哨撤去，留點餘地以作緩衝，距離隔遠了，猜疑和恐懼也自然會少些。國家原本有自己的生存空間，到不應到的地方原是違反國際道德的，「非法擴張」的退棄，是建立和平的第一條件，這不但美蘇應該如此做，所有原非亞洲國家而在亞洲有他們的利益的也應該效法。

三分天下的印度

根據六月三日英國對印方案，自本年八月十五日，印度將劃分為三部分：即一、印度斯坦（Hindustan），二、巴基斯坦（Pakistan）和三、王國區域（Rajistan）。

印度斯坦 包括印度全境內七省，及旁遮普（Punjab）、孟加拉（Bengal）與阿薩密（Assam）之一部。全部面積為五七五、〇〇〇方英里，人口二億三千萬人。最重要的農工業區域，紡織及鋼鐵資源，皆在境內。境內重要城市有孟買、瑪德拉斯（Madras）、加爾格答（Calcutta）及新德里（New Delhi），主要商港為孟買及加爾格答。

巴基斯坦 印度西北及東北兩角，面積三〇〇、〇〇〇方英里，人口七千萬人。境內包括旁遮普產麥區之一部分及一部分孟加爾產米區。境內工業甚為落後，很少大城市，主要港口為西北境之喀拉蚩（Karachi）。

土王區域 包括印度全境北自喀希密爾（Kashmir）起南至特拉文柯（Travancore）止的五六三王國，面積共七一二、〇〇〇方英里，人口一億人。各邦貧富開發程度，極不相等，將來除一部分將分別加入印度斯坦或巴基斯坦外，一部分將宣告獨立。